

南京方言雙音節嘗試標記“看瞧”的來源與形成機制 ——兼論漢語嘗試標記的功能擴展

王麗娟

南京大學

提要

南京方言雙音節嘗試標記“看瞧”可表嘗試與警告兩種語義，二者在句法分布上存在差異。“看瞧”是經由“看看瞧”緊縮而來，並經過句法的重新分析，成為嘗試標記。“看瞧”多表假性嘗試義（警告義），與多表真性嘗試義的單音節嘗試標記“看/瞧”有功能分化的傾向，這一現象在漢語方言中並不少見，其根本動因在於人類對嘗試事件不同角度的認知知識解。

關鍵詞

嘗試標記，看瞧，語法化，功能擴展

1. 引言

南京方言屬江淮官話。南京話表嘗試義，常用單音節嘗試標記“看”或“瞧”置於動詞短語之後，與普通話嘗試助詞“看”用法相似。此外，南京方言還使用一個特殊的雙音節嘗試標記“看瞧[kʰã⁴⁴tɕʰiɔ⁰]”，如“猜猜看瞧（猜猜看）”、“穿一下看瞧阿合適（穿一下看合適不合適）”、“你再哭哭看瞧（你再哭哭看）”，句法位置與單音節嘗試標記“看/瞧”相同，語義功能也相似。“看瞧”作為嘗試標記在其他方言中極少見，它是如何形成的呢？

學界對漢語嘗試標記的研究多集中於共同語的“看”：對其句法特徵與語法意義的分析描寫非常細緻（陸儉明 1959；李宇明 1985；隋娜、胡建華 2019 等）；對其歷時演變路徑，即“視覺動詞（瞻視義）——動詞（觀察評判義）——助詞（嘗試義）”，基本已達成共識（陸儉明 1959；心叔 1962；勞寧 1962；蔡鏡浩 1990；吳福祥 1995 等）。目前對方言嘗試標記的研究成果不多，主要是對不同方言嘗試標記的形式和地理分布情況進行總結歸納（曹志耘主編 2008: 91；湯燕 2018: 63–78）。對同一方言中多種嘗試標記共存現象的揭示和分析有所欠缺，對嘗試語義與語言形式對應關係的形成機制尚未深入探討。

本文描寫南京方言雙音節嘗試標記“看瞧”的句法語義特點，從語法化和認知兩個角度，揭示其形成動因與機制。並通過與普通話、其他方言的比較，分析嘗試標記功能與形式的互動演變，進一步深化漢語嘗試範疇的研究。文中南京方言例句為筆者田野調查所得，其他方言例句隨文注明出處。

2. “看瞧”的表義功能與句法表現

南京方言“看瞧”作為嘗試標記通常用於祈使句，只表未然嘗試行為，不可表示已然嘗試行為。其表義功能可分為真性嘗試義（表嘗試）和假性嘗試義（表警告）兩種，二者的句法表現亦有所不同。

2.1. 真性嘗試義的句法組配

所謂“真性嘗試義”，指的是說話者真心提出建議，鼓勵別人去嘗試，語氣一般較為客氣、委婉。“看瞧”表真性嘗試義時，常用於動詞重疊式 VV 或者動補短語“V 一下”之後，如：

- (1) a. 你嘗嘗看瞧！（你嘗嘗看！）
b. 你嘗嘗看瞧這個菜阿好吃。（你嘗嘗看這個菜好吃不好吃。）

- (2) a. 你們倆比一下看瞧！（你們倆比一下看看！）
b. 你們倆比一下看瞧哪個跑得快。（你們倆比一下，看看誰跑得快。）
(3) a. 我們先用用看瞧！（我們先用用看！）
b. 我們先用用看瞧怎麼樣。（我們先用用看怎麼樣。）

當交流的雙方明確知道嘗試以後需要觀測的結果時，“看瞧”可以完句，後面不用添加其他成分，如（1a-3a）句，其句式可歸納為“VV/V 一下 + 看瞧”。如需說明嘗試動作需要驗證的情況，“看瞧”後面可以加上表示相應內容的小句，如（1b-3b）句的“這個菜阿好吃”“哪個跑得快”“怎麼樣”，其句式可歸納為“VV/V 一下 + 看瞧 + S”。

就使用頻率而言，南京方言中“VV 看瞧”比“V 一下看瞧”更常用。VV 和“V 一下”均可表短時動作，二者在南京方言中形成競爭，競爭的結果表現為 VV 通常用於未然，“V 一下”更多用於已然。如：

- (4) a. 吃完飯下樓走走。
b.# 吃完飯下樓走一下。¹
(5) a.# 昨天晚上我想了想這個問題。
b. 昨天晚上我想了一下這個問題。

雖然 VV、“V 一下”並不是完全在未然 / 已然語義上形成對立，但二者的使用傾向呈現出互補分布的態勢。而由於“看瞧”表示的嘗試行為都是未然的，因此更常與動詞重疊式 VV 搭配使用，而“V 一下看瞧”的使用頻率相對較低。

2.2. 假性嘗試義的句法組配

“假性嘗試義”指的是說話人並不是真的建議聽話人去嘗試做某件事，而是用威脅的語氣告訴聽話人如果去嘗試，會產生不良後果。其話語功能其實是警告，讓聽話人不要去嘗試。“看瞧”表假性嘗試義，通常用於“VV/V 一下”之後完句，如：

- (6) 嘴巴阿能放乾淨點兒？你再罵罵看瞧！（嘴巴能不能乾淨一點兒？你再罵罵看呢！）

¹ “#” 表示較少使用，下同。

- (7) 你碰一下看瞧！等刻兒罰你款，我可不管！（你碰一下試試！等會兒罰你款，我可不管！）

例（6）“罵罵看瞧”的真實含義是讓對方不要再罵了，不是真的建議聽話人嘗試“罵”的動作。例（7）“碰一下看瞧”也是類似的，警告聽話人不要去碰，否則可能有罰款的結果。

與真性嘗試義相比，表假性嘗試義的“VV/V 一下 + 看瞧”後通常不添加嘗試動作需要驗證的內容，即“看瞧”後一般不出現小句“S”。如出現小句，警告的意味削弱，語義上並不能完全排除真性嘗試，如：

- (8) ？你罵罵看瞧我阿打你！（你罵罵看我會不會打你！）
(9) ？你碰一下看瞧阿會罰款！（你碰一下看會不會罰款！）

假性嘗試義是警告聽話人不要嘗試某個行為，不好的結果是不言自明、已經預設好的，沒有必要畫蛇添足添加在後面。因此，類似例（8）、例（9）的句子可接受度較低（用“？”標記）。

“VP 看瞧”結構本身具有歧義性，表真性嘗試還是假性嘗試需要通過語境信息來確定。如：

- (10) a. 你去試試看瞧！（你去試試看！）
b. 你去試試看瞧！說不定你爸會同意！
c. 你去試試看瞧！你爸不打死你！²

例（10a）句可以得到（10b）和（10c）兩種解讀。（10b）表真性嘗試義，說話人鼓勵聽話人試著向父親提出要求，嘗試的結果（即父親同不同意）不確定。（10c）表假性嘗試義，說話人警告聽話人不要去嘗試，嘗試結果已有預設，即不會有好的結果。

綜上所述，“看瞧”通常用於動詞結構“VV”“V 一下”之後表嘗試。表真性嘗試義時，“看瞧”可完句，或者在後面添加嘗試需要驗證的內容，通常是一個表疑問的小句；表假性嘗試義時，後面一般不添加小句，說話人預設了嘗試結果不好，其真實含義是讓聽話人不要去嘗試。

² 表真性嘗試義時，“瞧”多讀輕聲；表假性嘗試義，有時由于說話人強調等主觀因素，“瞧”重讀不輕聲。

3. “看瞧”的來源與語法化

3.1. 由“看看瞧”緊縮為“看瞧”

南京方言最常用的嘗試標記是單音節的“看”，“VV 看”是最常用的表嘗試義的語法形式。但是，當 V 為動詞“看”時，重疊式“看看”後面一般不再使用“看”作為嘗試標記，而使用“瞧”（劉丹青編 1995: 引論 27），以避免三個“看”字疊用。

“看看瞧”讀起來比“看看看”自然，且語法成分的組合關係更為清晰——“看看”是動詞重疊式，“瞧”是嘗試標記，在口語交際中更加準確有效。如：

- (11) 我來看看瞧。
- (12) 讓他看看瞧，他曉得怎麼修。
- (13) 你看看瞧這個方法阿行？（你看看這個方法行不行？）

由於“看”是口語中常用的動詞，“看看瞧”使用頻率很高，加上嘗試標記“看”和“瞧”本身都是從視覺動詞演化而來，“看看瞧”整個結構易沾染上嘗試意味，逐漸有了類似嘗試標記的用法。而重疊中的第二個“看”字讀輕聲，在語流中易因弱化而脫落，形成簡化的形式“看瞧”。如：

- (14) 你嘗一下看看瞧（怎麼樣）。→ 你嘗一下看瞧（怎麼樣）。
- (15) 你騎一下這輛摩托車看看瞧。→ 你騎一下這輛摩托車看瞧。
- (16) 你先講講看看瞧。→ 你先講講看瞧。

上三例中“看看瞧”“看瞧”用於“VV/V 一下”後表嘗試，後面不用出現其他成分即可完句。用法類似於嘗試標記，均可替換為單音節嘗試標記“看”。

“看瞧”雖然由“看看瞧”簡化而來，但二者存在明顯的差異。首先，從構成來看，“看瞧”的可分析性明顯減弱。“看看瞧”是短語結構，動詞重疊式“VV”在南京話中本身就可單獨使用表短時動作，“瞧”原為視覺動詞，虛化為表嘗試的助詞。而“看瞧”看似兩個視覺動詞“看”和“瞧”的組合，但其表義並不具有透明性，即“看瞧”表示的嘗試義不是“看”義與“瞧”義組合形成的，而是作為表嘗試義的詞語被整體識解，其構成成分不具備可分析性。其次，就句法功能而言，“看看瞧”經常獨立充當句子的謂語，見上文例（11）– 例（13），而“看瞧”通常依附於“VV/V 一下”之後，不能單獨做謂語，如例（11）– 例（13）中的“看看瞧”不可替換為“看瞧”：

- (17) * 我來看瞧。

(18) * 讓他看瞧，他曉得怎麼修。

(19) * 你看瞧這個方法阿行？

在口語交際中，“VP 看瞧”比“VP 看看瞧”在形式上更為簡約經濟，尤其是“VV 看瞧”更符合漢語四字格韻律的要求，“看瞧”在南京方言中逐漸固定下來，經句法的重新分析作為嘗試標記使用。

3.2. “看瞧”的句法重新分析

“看瞧”必須用於動詞短語之後，這種依附性會引起句法的重新分析，使其語義更為虛化。如：

(20) 你穿穿，|| 看看瞧這雙鞋阿行？（你穿穿，看看這雙鞋行不行？）

(21) 你穿穿 | 看看瞧這雙鞋阿行。

(22) a. 你穿穿看看瞧。

b. * 你穿穿看看瞧 | 這雙鞋阿行？

(23) a. 你穿穿看瞧！

b. 你穿穿看瞧 | 這雙鞋阿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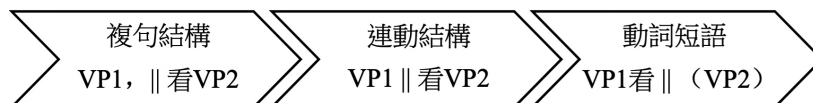
例（20）“VV，看看瞧+S”其實是一個複句，前一小句的 VV 表示嘗試動作，後一小句“看看瞧+S”是觀測嘗試的結果如何，前後小句停頓明顯，用“||”表示。例（21）由於口語中複句前後小句之間的停頓有時不明顯，整個句子更像連動句，即先嘗試做，然後觀察結果，“看看瞧”仍帶有“觀測評判”的實義。然而在交際環境中，嘗試需要驗證的內容（即“S”）一般具有預設性，通常對話雙方明確知道嘗試行為的目的，因此常常省略不說出，如例（22a），嘗試動作需要驗證的情況“這雙鞋阿行”省略，連動後項“看看瞧”就很容易和連動前項 VP 融合。而由於第二個“看”讀輕聲，在高頻使用中易在語流中弱化脫落，緊縮為“看瞧”，如例（23a）。

當“VP 看瞧”形成固定結構後，再要補足嘗試需要驗證的內容時，停頓位置發生改變，在“看瞧”與 S 之間，如例（23b），句法結構的重新分析完成。此時的“看瞧”不具備動詞的語法特徵，只作嘗試標記。而“看看瞧”卻沒有經過這種語法化，即“看看瞧”後出現 S，其停頓一直停留在 VV 與“看看瞧”之間，例（22b）不成立，這是由於“看看瞧”作為動詞短語的屬性更加凸顯，音節數量較多，其語義不易虛化。這一過程可概括為：VP，看看瞧 S > VP 看看瞧（S）> VP 看瞧 > VP 看瞧 | S。

現代漢語嘗試助詞“看”也經歷了類似的語法化過程。陸儉明（1959）認為嘗試助詞“看”的來源即為“VP1，看 VP2”複句中的“看”。趙日新（2019: 169–170）認為嘗試標記“看”來源於連動結構後項的“看”，在使用中漸漸和前面的動詞短語融

合，最終形成表嘗試的標記。陸趙兩文的分析其實是對應了句法重新分析的不同階段，二者的觀點實質上是一致的。認知－交際因素會引起句法結構的重新分析，從而促使視覺動詞“看”語法化為表嘗試的助詞（見下圖）。

圖1 “看”（視覺動詞 - 嘗試標記）的句法重新分析



說明：|| 表明句中第一層次劃分之處；（）表示其中內容可省略不說

嘗試標記“看瞧”的虛化與“看”是類似的，只不過“看瞧”由短語結構的“看看瞧”緊縮而來，沒有經過視覺動詞階段，但結合其來源“看看瞧”分析，二者的語法化過程沒有本質區別，只是“看看瞧”與“看瞧”分別參與了不同的階段。在交際中，由於複句緊縮，“看看瞧”由小句謂語變為連動結構的後項，而連動結構是漢語動詞語法化的重要句法環境（李永 2003；馬貝加 2014: 73 等）。再加上嘗試行為的目的經常省略，“看看瞧”語義更加虛化，並由於高頻使用緊縮為“看瞧”，附綴性更強，附於前面的 VP 構成動詞短語，語法功能也就隨之發生變化。也就是說如圖 1 的句法重新分析過程，“看看瞧”經歷的主要是第一階段，而“看瞧”經歷的是之後的階段。因此，“看瞧”可以看作是嘗試標記，而其來源“看看瞧”不是嘗試標記，³其原因如上文例（22b）句的分析，“看看瞧”中的“看”仍具有動詞的特徵。

4. 嘗試標記的功能擴展及其形成機制

上文提到南京方言已經存在單音節嘗試標記“看”和“瞧”，雙音節標記“看瞧”的出現似乎不符合語言經濟原則，會造成語言系統的冗餘。那麼“看瞧”為何會在南京方言中產生並保留下來呢？

³ 審稿專家提出“看瞧”亦可由“看”“瞧”疊加而來，並指出可從“看瞧”之間的語音停頓觀測詞間邊界是否消失來驗證其來源。本文構擬的語法化路徑中，“看瞧”到最後階段（即“VP 看瞧 | S”）時已具備嘗試標記的典型特徵，比如附綴性，“瞧”語音弱化，讀輕聲，“看”與“瞧”之間已無明顯停頓，也就是說僅通過詞間邊界也很難判定其來源。從南京方言的材料來看，疊加說的可能性遠遠低於緊縮說，還基於：第一，南京方言中“看”與“瞧”缺乏疊加的句法條件。表嘗試義的“瞧”使用頻率不高，通常只用於“看看”之後；從視覺動詞語法化過程來看，存在一種易導致疊加的情況，即“VP 看，瞧 S”，但問題是南京方言不說這種句式。第二，筆者調查的多位南京方言發音人均表示過“‘看看瞧’說快了就變成了‘看瞧’”。結合文中對“看瞧”語法化過程的分析，南京方言的“看瞧”更可能由“看看瞧”緊縮而來。在此特別感謝審稿專家提出的寶貴意見，為本文分析“看瞧”的來源提供更全面的視角。

4.1. 嘗試標記的功能分化

南京方言的“看瞧”與單音節嘗試標記“看”⁴在表義功能上有分化的傾向：“看”傾向於表真性嘗試義，“看瞧”傾向於表假性嘗試義。如：

(24) a. 你再講講看，我們聽一下阿行。（你再講講看，我們聽一下行不行。）

b. # 你再講講看瞧，我們聽一下阿行。

(25) a. # 你再講講看！我看你不得了咯，什麼話都敢說！

b. 你再講講看瞧！我看你不得了咯，什麼話都敢說！

例（24）表真性嘗試義，“講講看”比“講講看瞧”常用；例（25）表假性嘗試義，則“講講看瞧”更常用。雖然發音人表示，二者沒有嚴格的區分，但是“VV 看瞧”的語氣要比“VV 看”重，即使可表真性嘗試義，與“VV 看”比，還有強調的作用。

真假嘗試義在嘗試標記形式上的分化，普通話和其他方言中也存在。這種分化可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從語音輕重加以區分，常表現為真性嘗試義的最後一個音節讀輕聲，假性嘗試義仍然讀原調；另一種則是不同語義的詞彙形式也不同（具體見表 1）。

表 1 普通話和方言真假嘗試義在語言形式上的分化

形式區分類型	方言點	嘗試標記	
		真性嘗試義	假性嘗試義
語音輕重	普通話	看 [k ^h an ⁰] 試試 [ʃl ⁵¹ ʃl ⁰]	看 [k ^h an ⁵¹] 試試 [ʃl ⁵¹ ʃl ⁵¹]
	山東滕州	試試 [ʃl ⁵¹ ʃl ⁰]	試試 [ʃei ⁵⁵ ʃei ⁵⁵]
	遼寧朝陽、本溪	試試 [ʃl ⁵¹ ʃl ⁰]	試試 [ʃl ⁵¹ ʃl ⁵¹]
詞彙形式不同	安徽合肥	看	瞧
	江蘇南京	看	看瞧
	冀南地區	試試	試（兒）試兒
	山西大同	試試	小試小試 試噠試噠
	內蒙古包頭	試試	小試小試

說明：山東滕州、遼寧朝陽和本溪、河北冀南地區、山西大同、內蒙古包頭方言材料據王世凱、劉涵（2023），安徽合肥方言材料據《安徽省志·方言志》（安徽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 1997: 1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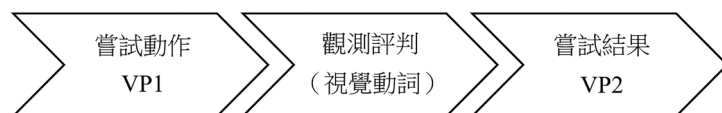
⁴ 因為“瞧”作為嘗試標記在南京方言中使用頻率很低，通常只用於“看看瞧”，故下面只用“看”舉例說明。

由上表可見，普通話、山東滕州、遼寧朝陽和本溪方言，在表達真實嘗試建議時，嘗試標記的最後一個音節多讀輕聲，在表警告的假性嘗試義時，則通常讀原調。山東滕州方言除了聲調發生變化，韻母也發生了變化，可能是與某種詞綴的合音。還有一些方言用不同詞彙形式的嘗試標記區別真假嘗試義：安徽合肥方言為“看”與“瞧”、南京方言為“看”與“看瞧”、冀南方言為“試試”與“試（兒）試兒”、山西大同方言使用“試試”與“小試小試 / 試噠試噠”、內蒙古包頭方言使用“試試”與“小試小試”。從上述語言事實來看，漢語傾向於使用不同的表達形式以區別真假兩種嘗試義，而造成這種現象的根本原因是人們對嘗試行為從不同角度加以解讀的結果。

4.2. 嘗試行為的原型與嘗試語義的擴展

嘗試行為是人類常見的活動，完整的嘗試行為是雙事件結構，事件一表明嘗試的具體動作，事件二是觀測評判嘗試結果如何。該結構映射到語言中形成一個複句形式，即“VP1，看 VP2”。“VP1”是嘗試的具體動作，“看 VP2”是后一小句，驗證嘗試效果，“看”表觀測評判之義，VP2 表示嘗試結果。嘗試行為與語言形式的映射關係如下圖所示：

圖 2 嘗試行為與語言形式的映射關係



作為嘗試標記使用時，“看”可以完句，後面不添加任何成分即可結句，但也可以在其後補出一個賓語小句（通常為疑問句）。這個小句其實就是嘗試結果，是要通過嘗試動作來驗證的情況。

現實交際中，凸顯的信息是“嘗試動作”還是“嘗試結果”，會造成表達形式的不同。隋娜、胡建華（2019）指出普通話“VV”和“VV 看”存在差異，VV 語義焦點在嘗試動作，而“VV 看”語義焦點在觀測嘗試效果如何。如：

- (26) a. 這個辦法好用。你試試。
b. 這個辦法好用。你試試看。（隋娜、胡建華 2019: 354）
- (27) a. * 這個辦法不好用。你試試。
b. 這個辦法不好用。你試試看。（隋娜、胡建華 2019: 354）

例（26）中的“試試”和“試試看”沒什麼差別，兩個句子都成立。而例（27a）建議別人試一個不好的辦法，從正常邏輯理解“我知道有不好的結果，還讓別人去

做”，顯然不合理。由於VV強調的是去做嘗試動作，(27a)句使用VV接受度就不高；(27b)句用“VV看”則可成立，“說話人建議聽話人試一試這個辦法是否如說話人所預期的那樣不好用，整個語義焦點其實是驗證嘗試結果‘不好用’，因此這與說話人斷言‘這個辦法不好用’並不矛盾”（隋娜、胡建華 2019: 354）。

趙日新（2017: 214–215）發現安徽績溪荊州方言的“看”作助詞表示嘗試有兩種語義，語音上有兩種讀音形式：不輕讀，讀[kʰɔ̌³⁵]，“看”仍然具有明顯的“測試、觀察”義；輕讀為[kʰɔ̌⁰]，表嘗試，“測試、觀察”義減弱或消失。輕讀的“看”還可以進一步虛化為表先行動作。如：

- (28) a. 爾穿下看[kʰɔ̌³⁵]，穿不著就算了。（你穿一下看看，不能穿就算了。）
 b. 爾穿下看[kʰɔ̌⁰]合適不？
 c. 爾穿下看[kʰɔ̌⁰]。（趙日新 2017: 215）

(28a)句“看”不讀輕聲，其後續句“穿不著就算了”，表示嘗試的結果會不好，因此語義焦點在於嘗試結果。(28b)句“看”讀輕聲，語義焦點在嘗試動作，“測試觀察”義減弱，說話人一般預設嘗試結果不錯。二者通過不同的語音形式加以區分。

(28c)“看”類似先行體標記，此時“看”用於動詞結構之後，表示先進行該動詞所表示的動作，然後再做其他動作，該功能是嘗試語義進一步虛化而來的。績溪荊州方言“看”由嘗試標記到先行體標記的演變，正好印證了嘗試行為是雙事件結構——先施行嘗試動作，然後再去驗證嘗試結果。

由此看來，南京方言“看瞧”與“看”在表達真假性嘗試義時分化的傾向，其實也是區分嘗試動作和嘗試結果作為語義焦點的表現。當說話人提出真性嘗試的建議，通常預設嘗試結果應該不錯或者對結果好的期待大於對結果不好的期待，說話人表達的重點在嘗試動作，強調聽話人應該實踐動作，多用單音節嘗試標記“看”；當說話人提出假性嘗試的建議，其真實意圖是讓聽話者不要做嘗試動作，語義焦點是嘗試的後果，多用雙音節嘗試標記“看瞧”。⁵因此，真假嘗試義的差異，本質上是區分“嘗試動作”和“嘗試結果”兩種語義焦點的一種極端表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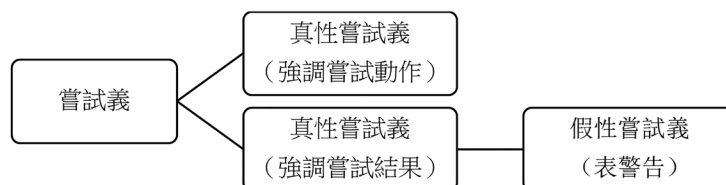
王世凱、劉涵（2023）指出，普通話“試試”從嘗試義到警告義構成一個語法化斜坡，並從句法、語義、語用層面分析其條件與成因。通常情況下，語法化斜坡的右端形式更為簡化、意義更加虛化。而從漢語的實際情況看，表警告義的嘗試標記形式

⁵ 與合肥方言不同，南京方言使用“看瞧”而非“瞧”來強調嘗試結果，主要原因在於“瞧”在南京方言中使用頻率很低，而“看瞧”的上位形式“看看瞧”使用頻繁，因此“看瞧”也更常見。

上卻較為複雜，表現為語音加重或音節增加（具體見表1），這與經典的語法化斜坡並不一致。真性嘗試義與假性嘗試義的區分，應是人類從不同角度識解嘗試行為造成的。真性嘗試義是更具代表性和廣泛性的嘗試行為，真實的嘗試建議蘊涵有嘗試結果是好的，符合 Lakoff（1987: 68）提出的理想化認知模式（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s, ICM），是現實世界中最常見的嘗試行為，在語言表徵上通常是無標記的，因此嘗試標記在這種情況下趨向簡化與弱化。但在特殊情況下，嘗試結果可能不好，但說話人仍是讓聽話人去嘗試做一下以驗證不好的結果，如普通話例（27b）句和安徽績溪荊州方言例（28a）句，這種情況在現實世界中往往是偶發的、少見的，在語言表徵上通常是有標記的，表現為語言形式更加複雜，即使嘗試標記的詞彙形式相同，也常存在讀音輕重的不同，從而體現其標記性特徵。而不好的結果程度有高低，如若程度嚴重，經由回溯推理可推斷其前提——該嘗試動作不好，因此不建議做。由此，“嘗試——警告”的語義形成聯結。

綜上，典型的嘗試義應為真性嘗試義，可分化為強調嘗試動作和強調嘗試結果兩種，後者可進一步擴展出假性嘗試義，這一分化與擴展路徑可用下圖表示：

圖3 嘗試語義的分化與擴展



5. 結論

南京方言的雙音節嘗試標記“看瞧”經由“看看瞧”緊縮而來，由於通常用於動詞短語“VV/V 一下”之後，加上交際因素影響，句法發生重新分析，逐漸語法化為嘗試助詞，可表真性嘗試與假性嘗試兩種語義。“看瞧”與單音節嘗試標記“看/瞧”在方言系統中形成疊置與競爭，出現了功能的分化：前者凸顯嘗試結果，更多用於表假性嘗試義；後者凸顯嘗試動作，更多用於表真性嘗試義。二者由競爭關係逐漸轉化為互補關係，得以在南京方言中共存。

類似“看瞧”“看”這樣具有對立互補關係的嘗試標記，在普通話和漢語方言中並不少見。嘗試行為的原型應為雙事件結構，其一為嘗試動作，其二為驗證嘗試結果。人們從不同角度對嘗試行為作出解讀，在語言上會採用不同表徵。典型的嘗試行為蘊涵嘗試結果的有利，語義焦點在嘗試動作，嘗試標記此時通常弱化，以突出嘗試動作；

非典型的嘗試行為指的是嘗試結果可能不好的情況，語義焦點在嘗試結果，通常要強化嘗試標記，突出結果，若結果受損程度嚴重，可反推出嘗試動作不可取，擴展出表警告的假性嘗試義。此時，真假嘗試義的標記通常形式上一致，但一種語言形式表達對立的語義語用功能，存在矛盾，破壞了原有語言形式與語義語用組配關係的平衡，語言系統自身進行調節，促成新的嘗試標記產生。真性嘗試義是無標記的嘗試行為，通常使用原有的嘗試標記；假性嘗試義是有標記的，通常使用形式上更加複雜的嘗試標記。普通話和不同方言會採取不同的表徵形式，但在同一種語言 / 方言中真假嘗試義標記既有區別，又有關聯，恰可印證。

漢語嘗試標記功能與形式的互動演變，受認知 - 交際驅動，經由語言系統自我調節，這一現象是否具有類型學的特徵、是否具有跨語言的共性，還有待嘗試範疇更廣泛更深入的研究。

鳴謝

本研究得到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蘇皖鄂贛江淮官話與周邊方言的接觸演變研究及數據庫建設（項目號：19ZDA307）”和江蘇省研究生科研與實踐創新計劃項目“蘇皖鄂贛江淮官話體標記研究（項目號：KYCX25_0059）”的支持。衷心感謝《中國語文通訊》編輯部與兩位匿名評審專家提出的寶貴意見。

參考文獻

- 安徽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1997。安徽省志·方言志。北京：方志出版社。Anhui Sheng Difangzhi Bianzuan Weiyuanhui (ed.). 1997. *Anhui Shengzhi: Fangyanzhi*. Beijing: Fangzhi Chubanshe.
- 蔡鏡浩。1990。重談語助詞“看”的起源。中國語文 1。75–76。Jinghao Cai. 1990. Chongtan yuzhuci “kan” de qiyuan. *Zhongguo Yuwen* 1. 75–76.
- 曹志耘（主編）。2008。漢語方言地圖集·語法卷。北京：商務印書館。Zhiyun Cao et al. (eds.). 2008. *Hanyu Fangyan Dituji: Yufa Juan*.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 勞寧。1962。語助詞“看”的形成時代。中國語文 6。278。Ning Lao. 1962. Yuzhuci “kan” de xingcheng shidai. *Zhongguo Yuwen* 6. 278.
- 李永。2003。“一個動詞核心”的句法限制與動詞的語法化。河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53–56。Yong Li. 2003. “Yige dongci hexin” de jufa xianzhi yu dongci de yufahua. *Henan Shifan Daxue Xuebao, zhexue shehui kexue ban* 3. 53–56.
- 李宇明。1985。說“VP看”。漢語學習 6。15–17。Yuming Li. 1985. Shuo “VP kan”. *Hanyu Xuexi* 6. 15–17.
- 劉丹青（編）。1995。南京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Danqing Liu (ed.). 1995. *Nanjing Fangyan Cidian*. Nanjing: Jiangsu Jiaoyu Chubanshe.
- 陸儉明。1959。現代漢語中一個新的語助詞“看”。中國語文 10。490–492。Jianming Lu. 1959. Xiandai Hanyu zhong yige xin de yuzhuci “kan”. *Zhongguo Yuwen* 10. 490–492.

- 馬貝加。2014。漢語動詞語法化。北京：中華書局。Beijia Ma. 2014. *Hanyu Dongci Yufahua*. Beijing: Zhonghua Shuju.
- 隋娜、胡建華。2019。句末助詞“看”的句法和語義。當代語言學 3。350–363。Na Sui & Jianhua Hu. 2019. Jumo zhuci “kan” de jufa he yuyi. *Dangdai Yuyanxue* 3. 350–363.
- 湯燕。2018。現代漢語嘗試範疇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Yan Tang. 2018. *Xiandai Hanyu changshi fanchou yanjiu*. Shanghai: Huadong Shifan Daxue boshi xuewei lunwen.
- 王世凱、劉涵。2023。嘗試助詞“試試”的再語法化。語文研究 4。12–18。Shikai Wang & Han Liu. 2023. Changshi zhuci “shishi” de zai yufahua. *Yuwen Yanjiu* 4. 12–18.
- 吳福祥。1995。嘗試態助詞“看”的歷史考察。語言研究 2。161–166。Fuxiang Wu. 1995. Changshitai zhuci “kan” de lishi kaocha. *Yuyan Yanjiu* 2. 161–166.
- 心叔。1962。關於語助詞“看”的形成。中國語文 8。392。Shu Xin. 1962. Guanyu yuzhuci “kan” de xingcheng. *Zhongguo Yuwen* 8. 392.
- 趙日新。2017。績溪荊州方言研究。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Rixin Zhao. 2017. *Jixi Jingzhou Fangyan Yanjiu*. Hefei: Anhui Jiaoyu Chubanshe.
- 趙日新。2019。從歷時和共時談“–看”。見趙日新，趙日新方言研究文集，169–178。北京：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Rixin Zhao. 2019. Cong lishi he gongshi tan “-kan”. In Rixin Zhao, *Zhao Rixin Fangyan Yanjiu Wenji*, 169–178. Beijing: Beijing Yuyan Daxue Chubanshe.
- Lakoff George. 1987.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The Origin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of the Disyllabic Tentative Marker *kanqiao* in the Nanjing Dialect: On the Function Expansion of Chinese Tentative Markers

Lijuan Wang

Nanji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disyllabic tentative marker *kanqiao* in the Nanjing dialect conveys meanings of both attempt and warning, each exhibiting distinct syntactic distributions. *Kanqiao* is derived from the contraction of *kankanqiao* and has undergone grammaticalization to become a tentative marker through syntactic reanalysis. *Kanqiao* mostly conveys the meaning of pseudo attempt (warning), showing functional differentiation from the monosyllabic tentative markers *kan/qiao*, which typically indicate genuine attempts. This phenomenon is prevalent in Chinese dialects, and its fundamental motivation lies in the different perspectives of human cogni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attempted action.

Keywords

tentative markers, *kanqiao*, grammaticalization, function expansion

通訊地址：南京 棲霞區 南京大學 文學院

電郵地址：ischinese@163.com

收到稿件日期：2024年11月13日

邀請修改日期：2025年5月20日

收到改稿日期：2025年5月29日

接受稿件日期：2025年6月6日

刊登稿件日期：2025年7月31日